

「读鉴小说轩」

文天祥

华夏精骨最尊贵的天神

『捣练子』：刀溅血，马凌空，千里狂飙卷岭东。映日丹心崖山下，零丁洋里碧血红。

蒙元铁骑，朔风般直啸南天，华夏民族被逼到岭南海角崖山之下。主战主和的吵闹声里，朝堂一再南迁。树倒猢猻散，祸来各自飞的俗话，被一个英灵打破了！

文天祥，一个被冷落的状元，不计前嫌临危受命，拼却性命挽天河，深知不可为而亦为，天塌地陷一人担。身陷囹圄血胆冲天，长歌传青史，魄惊鬼神正气蔽日，忠愤满乾坤。负主蹈海陆秀夫，昂头北归文天祥，中华赤子的煌煌代表，踏着一路血泊，巍然屹立！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孙自筠 孙迅著

「读鉴小说轩」

文天祥

华夏精骨最尊贵的天神

『捣练子』：刀溅血，马凌空，千里狂飙卷岭东。映日丹心崖山下，零丁洋里碧血红。

蒙元铁骑，朔风般直啸南天，
华夏民族被逼到岭南海角崖山之下。
主战主和的吵闹声里，朝堂一再南迁。
树倒猢猻散，祸来各自飞的俗话，
被一个英灵打破了！

文天祥，一个被冷落的状元，
不计前嫌临危受命，拼却性命挽天河，
深知不可为而亦为，天塌地陷，
身陷囹圄血胆冲天，长歌
魄惊鬼神正气蔽日，忠愤
负宝蹈海陆秀夫，昂头北
中华赤子的煌煌代表，
踏着一路血泊，巍然屹立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孙自筠 孙迅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天祥 / 孙自筠, 孙迅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2

(读鉴小说轩)

ISBN 978-7-5080-9417-5

I. ①文… II. ①孙… ②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175 号

文天祥

作 者 孙自筠

孙 迅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一、黄梅时节蒙蒙雨	1
二、青草池塘处处蛙	10
三、智者千虑	20
四、窈窕淑女	29
五、临安，临安	38
六、冒犯天威	47
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56
八、风流观音	65
九、斩断“上帝之鞭”	74
十、伏阙上书	83
十一、相逢曾相识	93
十二、美，杂剧	102
十三、街谈巷议	111

十四、冬雪临刑前说：“我要一面镜子”	122
十五、贾似道出征	131
十六、汪立信查岗	140
十七、《九张机》曲难散	150
十八、时代不幸忠臣幸	160
十九、木棉庵里故事多	169
二十、常州！常州！	179
二十一、谢太后着魔	188
二十二、抗论皋亭山	198
二十三、生当为人杰	207
二十四、万里飘零壮心悲	216
二十五、煎熬生命	225
二十六、俯仰不愧天地	235
二十七、人间天籁	245
后 记	254

一、黄梅时节蒙蒙雨

文天祥选择南宋这个朝代投胎人间,真不值!

南宋,是我国历史上最懦弱最屈辱最没有骨气的朝代。外辱不断,内部糜烂,好像天从来没有晴过。从靖康之变高宗即位的1127年,至昷帝崖山溺水的1279年,南宋王朝窝窝囊囊苟活了一百五十二年,而文天祥,就降生在这一百五十二年尾部的1236年。他就义于1283年。一生活了四十七岁。

也就是说,文天祥除了生命的最后四年是在元朝的监狱中度过的外,其余四十三年时间生活在南宋。一个像他那样明理知耻、不甘平庸、铁骨铮铮的汉子,终其一生都活在那个看不到前途的灰暗时代,其郁闷和苦痛可想而知。

不过历史却另有安排,给他一个别样的机遇,让他的生命之花异样妖娆,成为一道超越历史的绚丽夺目的彩虹、一张中华民族的精神名片、一柱刻度鲜亮的人格标杆,让任何丑恶和卑微在“文天祥”三个字面前,都无地自容、无处逃遁,而使真正的血性男儿精神振奋热血沸腾。

文天祥,这颗在南宋面临亡国惨祸时刻升起的耀眼明星,最初来自一个梦,一个人称曾氏的平常女子的梦。曾氏的丈夫姓文名仪,守着父辈留下的产业过着衣食无忧的平淡日子。他爱读书,却不是为了追求仕途,只是他的一种消遣和爱好。因曾氏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二人志趣相投,不惜钱财充实他们的书房。天象、地理、历史、金石,乃至佛道占卜、三教九流之类的野史闲书,塞满了书架。夫妻二人整日在书的海洋中徜徉,比起一般夫妻,他们之间的恩爱内容自然要丰富有趣得多。不觉间,曾氏有了身孕,夫妻间的快乐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曾氏忙着准备孩子的衣帽鞋袜背裙尿布,文仪则忙着翻阅古籍典章,仔细推敲,给孩子取个好名字。

“珏。”文仪亲热地叫了声曾氏的名字,“看你的肚子尖尖的,一定是个男孩。我翻书占卜,想好了孩子的大名、小名,还有字、号,你听着,看怎么定。”说毕,报了“履善”“文山”等一串名字。

曾氏一心忙着手上的活,说:“你是孩子的爸,你说了算。”

可是,当临产的头晚曾氏做了个梦,她说的话就变了。

她梦见了朵朵祥云冉冉而降，昏暗的卧室顿时红光普照，满室生辉。醒来她便把梦讲给丈夫听。

刚讲了一半，丈夫急忙伸手堵住老婆的嘴，左右看看，屋里没有丫鬟侍女，门外没有家丁夫役，这才小声说：“你知道吗，古书记载，后汉明帝永平三年，夜梦金人，身长丈二，项背红光，照满殿廷。第二天，其妃生下一子，即以后的章帝刘炆……”

曾氏使劲推开丈夫捂着自己嘴的手说：“看你，千年以前的一个皇帝的梦就把你吓成这样！”

“那就说个近的。”文仪抱拳向屋顶拱拱手说，“当今皇上赵昀出生前夕，其父荣王梦见一紫衣金帽人从天而降，顿时室中五彩缤纷，赤光满天，如日正中……你说你那个梦要是传了出去，让人附会番告了密，那可是灭族大罪！”

“唉！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胆小，落片树叶也怕砸了脑袋。做个梦，你也想那么多。是人都会做梦，皇家人做梦是心里想着当皇上，咱们百姓人家做梦不过是巴望日子过得好一些。可你，却没边没际地臆想，自寻烦恼！”

老婆见他不再开腔，便接着说：“我这两天就要分娩，这个天降祥云的梦说不定就会应验在孩子身上。要是生个女儿，也就罢了；要是生个男孩，便叫他天祥，以感恩上苍给我家带来好运。”

文仪听了觉着有理。这些年家道不顺，田庄领地如我大宋疆土，大片大片易主，较之当初父辈交下来时，已缩了一半。手头也越来越紧，好似朝廷的金库，一年年入不敷出。老婆的梦正对自己的心思。于是，文仪便说：“好的，就依夫人你的。要是生个儿子，就叫天祥。”

第二天，也就是1236年6月6日，即南宋国耻“靖康之变”百年忌日的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五月初三，曾氏临盆，生下个男孩，取名天祥，字履善，号文山。文仪夫妇见儿子修眉长目，圆盘大脸，怎么看都是福相，都认为将来这个孩子一定会给文家带来好运。

第二年，果然好运降临，曾氏又生一子，恪信多福多寿多男子的文仪，抱着一双玉琢般的儿子，喜不自胜，他给新出生的儿子取名璧生。

因为家道殷实，父母疼爱，天祥、璧生兄弟俩的童年时代是在快乐与平静中度过的。

可是，这时的南宋朝廷一点也不平静，正经受着一次又一次亡国危机的折磨。

就在文天祥出生的这年，蒙古军分三路向南宋进攻，北路攻四川，中路

攻襄樊,南路攻江淮直指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朝廷上下一片惊恐。

“靖康之变”中,徽钦二宗及整个朝廷和后宫被世敌金国从开封掳去作人质。幸运的是,当时徽宗第九子赵构不在京城,躲过一劫,后被臣僚拥立为帝,是为宋高宗。史称高宗懦弱昏庸,面对金国的进逼一味退让,从北方逃到南方,最后定都临安,偏安一隅苟且度日。

说宋高宗赵构懦弱,是指他胆小不作为;说他昏庸,是指他轻信奸佞,致使朝廷长期对金国称臣称侄,割地赔款,受尽欺凌和侮辱。这不仅让当时的臣民百姓活得抬不起头,就是后世国人一提起南宋,也都觉着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矮半截,无不骂那个南宋首帝高宗赵构昏聩无能,丢尽了祖宗的脸。

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都知道宋徽宗赵佶是个风流皇帝,他的红粉队伍无比庞大,除了后宫,还有青楼、教坊和烟花巷,他与京城名妓李师师的那腿戏,成了《水浒传》里最有看点的一页。他遍撒龙种,载入史册的皇子就有三十一人之多。赵构只是他的第九子,按正常情况,赵构能接班当皇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靖康之变”让他的父亲——宋徽宗,兄长新皇帝钦宗成了敌国的俘虏。天赐良机,赵构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皇位。

赵构曾被钦宗任命为兵马大元帅,如今当了皇上,第一件事当然应该是组织兵马救出被金国掳去的父兄徽、钦二帝,然而他犹豫了。赵构想:救出了他们,我不就靠边站了?钦宗是正统,才到手的皇位得还给他;要不去救,自己岂不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臣民会拥戴我?转而再想,要是去救,金人就学绑匪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你来,我就杀了他们!”虽是出自敌人之手,我也是个间接同谋,那可是弑父杀兄的逆天大罪。他又想到,当年项羽站在咸阳城头上对攻城的刘邦说:“你再进攻,我就杀了你爸煮了下酒!”刘邦说:“那好呀,煮好了请赐我一杯羹!”千年过去了,还遭唾骂。我不能学。可是那千年机遇才得来的皇位也不能丢……高宗皇上正在进退两难、举棋不定时,秦桧走进了他的宫墙。

秦桧本是宋廷官员,随徽、钦二宗被掳去金国。他见了高宗皇上匍匐于地三呼万岁,哀哀切切哭诉他在敌营受尽折磨,三个月前杀死金兵看守,与妻王氏及随从历经千辛万苦逃回故国。高宗对他的义举大加赞扬。秦桧又将敌营所见一一奏报:北狩的二帝健在,圣上生母、贤妻也健在,只是终日思念皇上,以泪洗面。听得高宗捶胸顿足,掩面痛哭。秦桧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小本呈给高宗说,上面所写,都是金国军事机要,兵力部署,要塞设置等,对皇上以后用兵大有好处。高宗接过看了说,爱卿功莫大焉,应当重赏。

最后秦桧跪步走向高宗说：“启奏陛下，小臣在敌营打听到一个最核心的机密，金主完颜晟针对我大宋制定了‘以和议佐攻战’的方略。特报告陛下考虑对策。”高宗略作停顿后问：“爱卿你看该如何应对呢？”秦桧说：“小臣认为，目下敌势甚猛，陛下可以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虚与委蛇，灵活运用，先周旋一段时间，待半壁河山巩固后，再图北进，以雪国耻……”说话间，还辅之以手势和表情。

高宗点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之后，高宗又召秦桧进宫作了几次个别谈话，对他的忠肝义胆大加表扬，对他的献言献策大加褒奖，下诏提拔他为礼部尚书。

任命如一瓢凉水泼进滚沸的油锅里，满朝大臣听闻后炸了锅。

“皇上怎么了？那秦桧自说自话，什么杀了金兵看守逃回来的。也不调查一下，可信吗？”

“秦桧夫妻穿戴整齐、细皮嫩肉白白胖胖的，像是在敌营受过苦的吗？”

“逃跑回来的，怎么还带了随从和财物？形迹太可疑。”

有的人说得更明白：“明明是投靠了敌人，当了汉奸，回来当坐探的。皇上，您可要认真审查他们啊……”

高宗耐心开导臣下说：“秦桧本进士出身，先帝还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表现一贯不错。这次随先帝北狩，吃尽了苦头。他冒生命危险逃跑回来，我们没有必要无端怀疑。否则，不仅寒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也会让在北边打猎的皇父皇兄不安。”

一听把老皇上抬了出来，臣下便都哑口无言了。

对秦桧，其实高宗早就看透了。早在第一次接见时听他说了金主完颜晟对宋的那“以和议佐攻战”的六字方略后，高宗就肯定这家伙是来卧底的了。因为高宗派出的密探早就把金国对我大宋的方略打听清楚了，那方略本是十二个字：“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可是秦桧却把这后面六个字隐匿不说，可见他的心虚。正说明他是那个“僭逆”的“叛党”。至于他们面皮白净衣着整齐，多有财资并带有随从跟班，确实不像是逃跑的囚犯，但这绝不是秦桧的大意，他是故意而为，用意在于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金国派来的负有特殊使命的“特使”，是有人撑腰的，却不能明说。

高宗的头脑清醒心底明亮，得益于他读过的《资治通鉴》。那部书是他的老祖宗北宋英宗和神宗皇上命大臣司马光组织人力撰写的，是他儿时在宫中的必读书，里面都是历代帝王治乱兴亡的故事，目的是教小王子们将来如何治国，里面多的是谋略和诡计。当时读着只感到有趣，没想到如今还真用上了。高宗认真听秦桧的讲述，从那语气、神色和暗示里，高宗已号准了

秦桧的脉搏,摸透了他的心思。高宗很愤怒,没想到我大宋的俸禄竟养出这种无耻的奸佞。他真想下令将这个叛徒推出午门砍了,但他没有。他觉察出秦桧也摸透了自己的心思,号准了自己的脉搏,说的话句句正中自己下怀。他正愁没人来解开他此时的心结哩。好,不杀你。我们心照不宣地合作一次。合作成功了不说,要是出什么差错,也有人顶着。

这一合作就是二十多年。这实际上是一个宋高宗通过秦桧与金国之间的三边合作,他们之间偶尔也订立公开协议,但更多的是默契和暗通款曲,守着自己的利益诉求:高宗的底线是保住江山和帝位,至于名分,称臣称侄无所谓,割地赔款不在乎;金主虽占军事上的优势,但兵不血刃便有金银财帛、牛羊马匹源源不断送上门来,何乐而不为?当然,宋金两家也都有终极打算,那就是伺机消灭对手。

至于秦桧,既要保命,又要保权,还要保节。他是个读忠孝节义圣人书的进士级知识分子,深知名节的重要,不仅要为生前着想,还要为死后做出安排。“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大义,他是明白的,怕的是千秋万代后的历史挞伐。他的终极目标是光宗耀祖,让自己的画像上凌烟阁。那句最难听的“又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名言,是对他和他同类的奸贼们的最精准勾勒。

于是,在三方的暧昧契中,随情势和需要,不战不和又战又和的相峙局面就此形成。

南宋文武朝臣们也都看出了门道,牢记“乱世宜圆,治世宜方”的古训,个个练得察言观色、圆滑无比。上面叫打就打,上面叫和就和,上上下下相安无事。韩世忠在叫打的时候狠狠教训了金兵,立下旷世奇功,但当他向求和的金兀术提出“还我两宫”的条件时,犯了忌讳,最后被剥夺了兵权。幸好他识时务,立即退居乡野,当他的“清凉居士”,得以善终。而岳飞在叫打的时候打过了头,高唱“靖康耻,犹未雪”,还要“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违犯大了,不杀不足以息敌怒,不杀不足以平朕愤,对秦桧来说不杀不足以向金兀术交差。至于罪名嘛,先模糊点,暂定“莫须有”。看似不明白,但明眼人一看都明白。

秦桧过完辉煌却又胆战心惊的二十五年漫长日子后死去,但在盛产奸臣的南宋,接班人大有人在,他之后的汤思退,其通敌卖国手段之恶劣和贼胆之大,与秦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桧的鬼影不散,一直伴随着南宋王朝的始终。

宋高宗赵构不愧是个会耍手段的聪明皇帝,他有惊无险地坐了三十五年之久的皇位,这不仅在宋代,就从中国历朝看,其在位的时间也算够长的

了。可见他那一套还是很有效果的。高宗退位后,传位于孝宗赵昚,自己当起了太上皇,朝廷大事还得听他的。比如赵昚要御驾亲征北伐,因赵构的反对而作罢。可是赵昚接手皇位后不久就给岳飞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官职,并清查驱逐朝中秦桧党羽,高宗却没有吭气。当然,孝宗赵昚在为岳飞平反昭雪的诏书上,把岳飞冤案的罪责一股脑推在秦桧头上,说他欺君妄上,岳飞冤案与太上皇没有半点干系。

试想,如不把他洗刷得干干净净,太上皇高宗能点头认可吗?

高宗是南宋的开国皇帝,面对北方强敌,采取那套手段确有不得已的因素,何况包括父母兄弟姐妹整个皇宫都在敌人手上,他们的生死命运与自己的政治招式紧密相连。妥协、退让、屈辱、臣服,加上割地赔款,是改善亲人境遇挽救亲人生命的唯一价码。幸得高宗巧于运用,初建的南宋朝廷得以延续。之后,被俘的徽、钦二帝先后亡故,高宗生母韦太后也已回国,人质危机解除。但因敌人余威尚在,自己余悸尚存,高宗不敢轻言北伐。此后金国内部权力纷争和背后新兴势力蒙古人的侵扰,使其实力渐衰,南宋利用和平环境复苏经济国力增强,完全可以向金国提出废除以前所签对金“世代谨守臣节”的丧权辱国条约,平起平坐,和平相处。然而屈膝成性的奴才已失去挺起腰板做人的勇气。加之,用屈辱换来的和平又在君臣们的声色犬马中荒废过去。“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得过且过,早把北伐雪耻的宏图大志丢在脑后。有那倡言北伐并以身相试者,竟然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其中,尤以韩侂胄的故事最为奇特和悲哀。

韩侂胄是南宋第四位皇帝宁宗赵扩的朝臣,政声不咋样,却靠后宫关系当上了宰相。为了显摆,想立盖世功名,韩侂胄误判敌我情势兴师北伐,结果大败而返,被迫重开和议。金国开出“南宋称臣割地,献首祸之臣韩侂胄的首级”的条件,南宋满足条件方可罢兵。称臣割地已是南宋外交的家常菜,好办,但要韩侂胄的脑袋,他能愿意?然敌大军压境,南宋危在旦夕,韩侂胄的继任者史弥远用计杀了他,将其首级献上,金国这才同意罢兵议和。

据说史弥远计杀韩侂胄,宁宗皇上并不知情,恰如秦桧杀岳飞高宗皇上不知情一样。是真是假,至今还有异议。南宋第五个皇帝宋理宗赵昀即位的开庆元年(1259),蒙军攻宋,南宋权臣贾似道领兵出战,一见蒙军阵势便被吓晕,竟私下与敌帅忽必烈签下称臣纳贡密约,向理宗谎报说,承圣上天威,在臣的正确指挥下,蒙军大败,狼狈逃去。甚至襄阳城被蒙军围困三年之久也瞒住理宗。如此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竟被臣下蒙了过去,可见皇上昏聩到什么程度。只是此时的敌国不是金,而是以剽悍狂野著称、凭铁骑横扫欧亚和中东、被时人称为“上帝之鞭”的蒙古。

蒙古,唐时称鞑靼,是一个北方的游牧部落,后来不断扩张,到南宋宁宗赵扩开禧二年(1206)时建立蒙古国,铁木真称帝。因民风强悍长于骑射,常侵犯周边国家,抢掠劫杀凶悍无比,其东南边的金国常被侵扰,金国组织反抗,往往不是对手。只得送女人送牛羊割地赔款求和,把南宋献给的金银财帛转手孝敬给蒙古,以求罢兵。腐败的南宋朝廷之所以能维系那么久,还多亏蒙古的牵制,要不,恐怕早就被金国灭了好几次了。从这点看,蒙古对南宋还是有“功”的。当然,蒙古不是为了帮助南宋才去打金国,它是为了扩充,为了侵占,为了征服和掠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接帮了一下南宋的“忙”而已。

然而接下来,南宋却直接帮了一下蒙古的“忙”,助它一臂之力,与它一起灭了金国。

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蒙古派使臣向南宋建议合作攻打金国,事成后河南所属州县归还南宋。自“靖康之变”以来,南宋在金国欺凌下熬过了一百〇六年,有蒙古国来相邀一起灭金,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报仇雪耻的好机会。大臣们一致赞成,请求皇上立即批准。此时,一个名叫赵范的大臣反对说,请大家不要忘了当年“海上盟约”的教训啊!

“海上盟约”是指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因长期受辽国侵略,宋派使臣乘船过海与金国订立的联合灭辽的同盟条约,金答应灭辽后将其所占的燕云十六州归还宋朝。在宋朝的大力配合下,辽国被金所灭,但宋得到的只是被劫掠一空的几座破城,而金国则占领了辽的全部国土,俘去了辽国皇室的太子太后、公主驸马、亲王大臣,最后废了辽主,灭了辽国。辽的残兵败将逃往天山以北,拥耶律大石为天祐皇帝,建立西辽国,挣扎着过日子。金国灭辽后,乘势兵锋一转,直指宋朝。先取了那几座被宋收回的城池,再挥师南下,直取宋国都汴梁,几经周折终于攻下汴梁,按照花名册点名掳去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皇室和朝廷各类人员三千余名。北宋亡国……当年的金、辽、宋的剧情,不正是在现今蒙、金、宋之间上演了吗?赵范当然不可能讲得这么详细,但他的那句话谁都能听懂。

可惜人都爱犯健忘症,没人听赵范的提醒,理宗想起百余年来金的欺凌,复仇心切,批准出兵,配合蒙古攻打金国。为了表示诚意,南宋还为蒙军提供粮食等后勤支援。发兵前,理宗叫来领兵元帅孟珙交代说,攻下金国都城后,照样把他们皇室连皇帝后妃、公主驸马、亲王大臣一起给押回临安来。孟珙连声诺诺,领旨出发。

此时的金国腐败加内乱,哪里经得起宋蒙联军南北夹击,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都城蔡州陷落,金帝自杀。随后,宋军接连收复了汴京(开封)、

洛阳等城市,只是这些地方已被先攻入的蒙军屠戮洗劫,满街是瓦砾和腐尸。昔日繁华的百万人口的大宋都城汴京,幸存于断壁残垣间的仅千余户人家。金国首都蔡州皇室的后妃公主、宫女太监,以及亲王内臣等也早被蒙军掠走,迟到的宋军只捉了几个投水未死的宫女和降臣,孟珙只好押了他们向皇上交差。

尽管如此,到底算是光复了祖业,雪洗了一百多年的国耻。那段时间,南宋举国上下天天沉浸在欢庆之中,其中当然数都城临安(杭州)的庆祝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花样更多。人们把金哀宗的遗骨摆在太庙先祖徽、钦二帝的神位前,唾骂它,鞭打它,命他伏地认罪。又把俘获的金国官员兵卒太监等绑上囚车,游街示众,任随羞辱唾骂。全国上下大大出了口百年恶气。

然而,南宋这边庆祝光复汴京胜利的锣鼓鞭炮声还未停息,蒙古那边却找着借口向南宋发起了攻势。宋军准备不足,士气不振,连吃败仗。汴京、洛阳等刚刚到手的几座城又被夺走。

这时的理宗皇上正在生气,为的是孟珙未能完成掠回金国皇帝皇后、皇子皇孙、嫔妃宫女的任务,使他的复仇计划落空。他要把当年徽、钦二帝和后宫男女所受到的凌辱和虐待,在完颜氏子孙身上重演一遍,以洗雪前耻告慰祖宗,可是这个不中用的孟珙未能让他达成心愿。理宗正要考虑给他一个什么惩罚时,忽闻蒙军背盟,攻占河南诸城,势不可当。这不由使他想起到当初赵范的提醒,难道“海上盟约”的故事真的会重演?可当下的蒙古正如日中天,气冲牛斗,可不是那时的金国可比啊!理宗自觉失误,他放下皇帝架子,写下《罪己诏》,发布天下,向臣民认罪认错。并提拔赵范为工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再兼两淮制置使,又兼京河宣抚使东京留守等,想先稳住内部,再图良策。

可是理宗赵昀的良策还没想好,蒙太宗窝阔台的良策早就拿出来了,他抢先派使臣以谴责“背盟”为名,又是抗议,又是要挟,探听得南宋军备虚实后不辞而别。理宗忙派出高规格的通好使团去解释“通好”。窝阔台扣押来使,不予理睬,而后派兵三路向南宋发动全面进攻。

这一仗,从灭金后第二年即1235年开始,打到1241年,因窝阔台去世而暂告一段落。蒙古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南宋与之对阵打了五年却未被击垮,可见这场战争的艰苦卓绝。但南宋丢了不少城池和土地,其中尤以襄阳的失守损失最为惨重,制置使赵范因指挥失当,被连降三级,复被弹劾重罪轻罚,再降两级。最后竟被罢职,令其回老家闭门思过。

南宋处在生死危机的关头。

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文天祥,出生的1236年,正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

如果说这之前宋蒙联手灭金的战鼓声是文天祥的胎教,之后的蒙宋攻守的厮杀则是启蒙。在战争文天祥渐渐长大。

幸好蒙古国太宗窝阔台的死给历史带来转机。因为忙于争夺皇位,蒙古暂停对南宋的大规模军事攻击。从1241年一直到1251年,蒙哥继大汗位(世称元),南宋得到十年的舐伤休整的时机,文天祥的少年时期也因此幸免战乱的干扰。《宋史》说他“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美而长目,顾盼烨然”。《宋史》为元人所修,敌人的称赞,可信度很高。

二、青草池塘处处蛙

初夏,雨后,微风带着些许凉意吹拂过来,田里新长出的禾苗一片翠绿,在身边丝丝柳枝的引诱下,与风共舞。阵阵蛙声从池塘里传出,应和着琅琅书声,大地展示出无限美好与和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书声整齐欢快,天真稚嫩,传递着孩童的调皮和放肆。

书声来自山边的小院落,院内堂屋正中讲台后,端坐着教席欧阳先生。他对面,整齐摆放的书桌后,坐的是文仪的两个儿子文天祥、文壁生兄弟和几个附近的邻家子弟。隔着巷道,还摆有两张书桌,那是欧阳先生的侄女欧阳银杏和她的女伴石榴的座位。

这是一家私人书院,是文仪为方便两个孩子读书而在紧靠自家大院的地方修建的。请来的教席欧阳先生,是先世的大文豪欧阳修的嫡系传人,这位欧阳先生学养深厚,人品端正,把孩子交给他再放心不过。

此时因朝廷与蒙军言和,战事暂停,文仪夫妇便把精力集中在两个孩子的教育上。

“欧阳先生果真名不虚传,两个孩子这几年个头长了不少,学问也大有长进,看着真让人高兴。”闲下,曾氏对丈夫说。

“是呀是呀,不光长了学问,也更懂事了,学习上不让人操心。不像有人家的孩子,催着逼着打着,要他读书比打鸭子上架还难。”文仪附和着夫人。

“都是你平日管教有方。”

“哪里哪里。”听老婆夸奖,文仪心里高兴,“我每天都去看几次,不让他们调皮偷懒。前天,放学好久了不见他们回家,去书院一看,两个孩子正在伏案写字,一笔一画写得可认真了。边写还摇头晃脑地朗读呢。看他们写得专心,我也不去打扰,回家抱了一捆纸送去说,只要把字练好了,书背熟了,纸有的是。”

“啊!好哇,孩子们真的懂事了。”曾氏高兴地说,“小时听我爸说,苏东坡读《汉书》,边读边抄,三遍下来,只要提示书中一两个字,就能顺着一口气背下去,几百个字一字不差。书要读到这份儿上,以后考试准难不住。”

“练字是很要紧的。字写好了,用处大着咧。唐朝的柳公权,我大宋的

吕蒙正,都是因为字写得好才当上状元的。”

夫妇俩正说着,书院杂工老汤头急匆匆跑来喊道:“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什么烧起来了?”

老汤头比画着说:“二位公子引火烧纸,又把纸灰拌水喝。老爷夫人快去看。”

“欧阳先生呢?”曾氏问。

“家里人叫走了。”

文仪说:“快带我去看看。”

不一会儿,文仪便把两个孩子押到堂上。果然,他们满嘴满脸糊满灰烬。

曾氏忍不住笑说:“看你们两个,像两只从灶洞里拖出来的灰猫。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在学习。”兄弟俩回答。

“什么?钻灶洞里学习?”父亲问。

“父亲,是这样的。”文天祥回道,“唐代诗人张籍,很爱杜甫的诗,一心想学总学不好,便突发奇想,把杜甫的诗抄了烧成灰,拌上蜜糖,每天喝几次……”

曾氏打断他:“怪不得我罐里的蜜少了那么多呢,原来是你偷的。”

“我也偷了。”文璧生虽是弟弟,却挺仗义,把事往自己身上揽。

“说说,你们都抄了哪些诗人的诗?”父亲问。

文天祥回道:“有屈原、杜甫、李白、王维、陆游、苏轼、辛弃疾……”

“你呢?”父亲问文璧生。

文璧生回道:“除了哥哥的那些,还有白居易、孟浩然、陈子昂、李商隐……”

母亲问:“这种事你们干过几次?”

文天祥回道:“有两三次了。”

父亲问:“是不是脑子开窍了,文思敏捷了,写的诗有变化有长进了?”

文天祥老实回答:“还没感觉到。”

“你呢?”父亲问文璧生。

“我也没感觉到什么变化,只是屙出来的屎变黑了。”

文璧生的老实回答把父母逗得哈哈大笑。

见两个儿子愣愣地站在那儿,既可怜又可爱,既不好批评又不好表扬。

母亲有些心疼了,说:“既是为了学习,偷吃蜜糖的事就不追究了。只是

以后别再偷吃了。”

父亲顺水推舟说：“今天的事，你们俩认个错就下去吧。”

文天祥说：“偷吃蜜糖我们认错，吃抄诗的纸灰，我不认。”

父亲正色说：“那纸是竹木杂草打成浆造的，吃了会拉肚子。不是错？”

“我们没拉肚子。”文天祥说，“再说，张籍吃了写有杜甫诗的纸灰，写的诗大有长进，还受到白居易的推崇表扬呢。”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呢。”父亲语气里不无调侃。

“我还知道张籍的后代还出了个连中三元的状元张孝祥，是我大宋朝高宗皇上亲自点的。”

“啊！你知道这么多一定是欧阳先生给你们讲的吧。”

文天祥说：“不是，是父亲您书房里的书上写的。”

“你偷看了？”

“还没看完。”

文仪这下抓住了把柄：“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你们还年幼，只准读四书五经三史三礼三传（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三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礼：《礼记》《周礼》《仪礼》；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一类科举考试的书，不许去我书房翻闲书看。天祥，你忘了？”

文天祥只得低头说：“父亲，我错了。”

曾氏忙说：“好了，孩子也认错了，让他们洗洗嘴脸吃饭去。”

文璧生胆小，一直低头不语，随哥哥文天祥走了出去。

两个孩子走后，曾氏对丈夫说：“依我看，孩子们渐渐长大了，让他们看点闲书，增加些见识，也没有什么不好。”

文仪说：“夫人，你知道那书里还写了张孝祥一些什么事？”

“我没看过，哪知道。”

“那本书本在书房书架上，发现有人动过，我想一定是两个孩子翻过。那种书童稚不宜，我便取下放在床头柜里了。有空你看看。”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文天祥兄弟又惹出事端，老汤头气喘吁吁跑到厅堂向老爷夫人告状。

吃蜜糖拌纸灰的事件过了没多久，文天祥兄弟趁欧阳先生不在，又策划了一场武斗，全书院的同学包括两个女生都被发动了起来。他们把书桌板凳搬开，比照兵书上画的那样摆成阵式，还一会儿八卦阵，一会儿长蛇阵不停变换。同学们分宋军和金军阵前交战，文天祥扮岳飞，板凳当坐骑、竹竿